

晉
列
傳
第
三
十
六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
九
之
七

列傳第三十六

通志一百二十三

晉

劉毅子暉
程衛

和嶠

武陔

任愷

崔洪

郭奔

侯史光

何攀

劉頌

李重

傅玄子咸
父弟祗
咸從

向雄

段灼

閻續

阮籍兄子咸
從子脩

族弟放

瞻弟孚
族弟裕

嵇康

向秀

劉伶



大字七十三

謝鯤

胡母輔之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曼弟聃

光逸

庾峻子珉

珉弟散

郭象

庾純子勇

秦秀

劉毅字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小主章之後父喈丞相
 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加否人物王公貴人望
 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
 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
 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
 尹司隸不許曰攬獸之犬廳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攬獸
 又能殺鼠何損於大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
 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徃日僑
 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

不雜孝悌著於邦族忠貞効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
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不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
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
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
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忠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
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忠謇正直使掌諫官轉
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
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
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少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

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
外奏劾保傳以下詔赦之前後得入帝嘗南郊禮畢郊
然謂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
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
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
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
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
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荅文帝云不能
用頗牧而文帝大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

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
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褻之甚湛曰臣
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
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
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
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善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
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
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
庭沫流不禁卜藏其釵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

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脩
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
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既奢雜以素
文白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
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
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
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
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中正九品之制姦敝日
滋因上疏言其害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

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執
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
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
於大臣二也本立格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
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
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又禁人訢訟使受
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
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
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

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
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
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其九品以品取人或
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
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
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
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茲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
罷中正棄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優詔荅之後
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

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
野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
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
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
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
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
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
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
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

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
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
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許
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
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
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
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
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
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

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合去事實此爲机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三品已上光祿勳石鑒共奏丑表宜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時承漢魏舊制尉非列侯

雖有高行而不加謚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言毅忠允匪躬宜蒙謚號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暉總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暉與諸博士坐議忤旨武帝大怒收暉等付廷尉會赦出免官初暉父毅疾渴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官日隆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暉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拒劾自舉之與暉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

還第曠乃奏渾曰謹案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日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鄉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荅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立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士諸聞曠此奏者皆嘆美之其後武庫武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曠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曠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

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久之解纆乃止彰又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曠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作曠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綬劉坦溫畿李暉等長沙王乂討齊王冏曠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乂死坐免頃之復為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曠守洛陽河間王

顯遣使鳩羊皇后暉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顯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暉暉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暉為大都督加鎮東將軍討根暉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勲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暉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王稜為越所信而輕暉暉每欲繩之稜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

懼稜告越云暉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暉亡長史傅宣明暉不然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都以暉為撫軍將軍假節督都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暉久居監司又為衆情所歸乃以為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暉為司隸加侍中暉五為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暉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

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尅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
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
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
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使暉
于青州與曹疑謀且徵之暉至東阿為石勒遊騎所獲
見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暉有二子祐白祐為太傅
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
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暉第為劫取財物殺白而去暉弟
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程衛者

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
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
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可徑
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
籍然後言之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
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
定頓丘太守所蒞著績卒於官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道魏吏
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

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
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懽
心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嘆曰和嶠森森如千丈松
雖磔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
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器遇之舊監
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
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
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
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

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
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
之粗及世事旣表詔而還顛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
如明詔嶠曰聖旨大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慷
慨嘆息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
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
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
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
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

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且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令沒奔于苟晞疾卒

武陟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

父兄弟及鄉閭宿望皆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嘗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銓論時人嘗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爲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

齒舊臣名望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
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卒
於位謚曰定子鋪嗣韶歷位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
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爲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
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責戚欲
與茂交距而不荅由是致怨揚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
駿之姨弟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
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
勳

任愷字元襄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識量
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貞外散騎常侍晉國兼爲
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小大多管綜之
性忠正以社稷爲已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
初鄭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
大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喻旨於諸公諮以當世大
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爲人也不欲令充久執朝政
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
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

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愷因曰秦涼獲
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
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畧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
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
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
而庾純張華溫顥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揚珣王恂
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寔於
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
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知之而不責故結怨愈深外相

崇重內實不平或為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
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
精閒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
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
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觀轉希充與荀勗
馮統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
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
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
薄之然山濤明愷為人通敏有智局舉為河南尹坐賊

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延尉劉良並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虀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言唯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愧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常侍至是舒爲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寬雅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嘆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父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崔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

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往棘荆來自博陵在南爲鵠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認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

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我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斯言何乃至此洪聞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曰慮有執王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官之廓散騎常侍亦以正直稱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

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祐常過之弈嘆曰羊叔子何必
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祐
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時鍾
會反於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爲文帝掾弈
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
弈及鄭默並爲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
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
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奕
省按畢曰大文天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

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奕用爲別駕含徵果
有名位時以弈爲知人太康中徵爲尚書奕有重名當
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
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
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
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
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爲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
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

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
中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
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
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勤
恪在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
申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
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
寸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

古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菟
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甫晏
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
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
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
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
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
而王渾恚於後機將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

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
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之
及共斷疑獄冲始嘆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
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爲
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討駿
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達關
中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
親略不入已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爲東羌校尉徵爲揚
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

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蒞職中詔又加
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
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
十八攀居心平允蒞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爲梁
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又犍爲費立皆西
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
寃濫攀雖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
爲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

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辯物理為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下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侍郎白寢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苞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

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在河內臨發上便且多所納用郡界多公王水碓遏塞流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政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勦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鬻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

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
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
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
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
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
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
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軍
之於事無晚也又曰自魏世法禁寬弛積之在素陛下
欲更張之未可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譬酒行舟

雖不橫截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
聞爲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
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
獨以有爲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
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
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又曰天
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
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吾事始以別能否其難
也因成敗以分功罪其易也今陛下精於造始而畧於

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又曰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校簿而行賞罰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故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載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故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

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實則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又曰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此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自吳會蕩平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十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皆應改舊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則天下所蒙已不訾矣又曰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

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
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
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
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
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
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書奏優詔答
之頌又奏宜復肉刑卒不見省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
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
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
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
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
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鄉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
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
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
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
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
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
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

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為
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
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贈
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
雍弟詡子隲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珠賈謚督
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
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
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仲字世
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
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
議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拜
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騫所止
故得不効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
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
然鄉里公論稱岳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
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

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
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
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
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
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
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祿仕
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民德歸厚秦反
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斯酌周
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

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
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跡人物播越仕
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畜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跡
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旣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
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
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
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
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

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隋及漢魏

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不曲爲立限也去八年已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粟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臣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旣減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旣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

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盛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辭等文

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持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比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而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

奏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絕迹窮山蘊韜道執前後數
公皆以名聞今沈所列又如此則州黨之議既舉矣而
組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恐負幽邦之望傷敦
德之教也謂宜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
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
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
各得其所毅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
輕兼階級繁多重複議其非是重又上疏曰凡山林避
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

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
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
年又以博士徵南安朱冲太康二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
雖皆稱病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追先帝禮賢之旨臣訪
冲州邑言冲雖耄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數老而彌新操
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可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
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
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
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二年彈黜四縣第疑亡表去官

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
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
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傳玄字休奔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
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
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
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
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
農校尉所居稱績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

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
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
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
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于下
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
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
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
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
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

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嘆詠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
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
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充今之要也乃
使玄草詔書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
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
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
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
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旣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固
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

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知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
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
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
大兆庶之衆無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
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蒞事而坐
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
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
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
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

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
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
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
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
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
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
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
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
今文武之官旣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

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
散之官農而取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
乏矣夫家足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
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
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
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
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
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

化居不見父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
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
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
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
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
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詔嘉之俄遷侍中初玄進皇
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誼譁爲有司所奏二
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

災玄上疏陳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不
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
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
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
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
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
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
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
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法以警

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
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隄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
功至大與農事並與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
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隄謁者車誼不知水
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
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
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
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
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

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
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隄謁者石恢甚精練水
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
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
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
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
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少
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鬻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
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

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
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
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
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
之宜優詔答之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
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
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
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
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立位在

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
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
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
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
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年六十二謚曰剛玄
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撰
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曰傳
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
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

王沈沈與玄書曰省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
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
不嘆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
封清泉侯子咸嗣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
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
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度純常嘆曰
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
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
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庶

政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臣竊惟自齊始開元
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下贍一歲不
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
親農者少也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
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
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
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
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取
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

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
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
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
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
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
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轉咸為車
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
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
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

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肉古者
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
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
節也今者土曠人晞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富
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
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之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
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穆縣
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
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

行尚矣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昔周公聖人猶不免謗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慳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閔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干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

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

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
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
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旣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
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揚駿無狀便作伊周自
爲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
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謀耳謀於論功
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
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懽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
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安有加復

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亦有
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
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
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
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
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
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
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
曰揚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

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
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
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
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
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
一大吠形百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為人
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揚駿幾為身禍况於殿下而
當有惜徃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也而
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頡頏觸猛虎之鬚耳所以

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
忠今觸猛虎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長
容者夏侯駿也會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官言上咸
書以為用人無拘內外之任自頃重內薄外遂成風俗此
弊誠宜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
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
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
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
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

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
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
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
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
懼所謂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
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諫不善則衆惡
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爲本郡中
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
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

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
舍設靈坐咸不得已視事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
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
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僕射在戎時兼
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
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
正請免戎等官有詔宥戎解其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
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
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

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
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
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
道路橋梁不脩闢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
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
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
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之所以不
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
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

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
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曰橫坐臣臣
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
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
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
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
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
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
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

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母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
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
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
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嘗與親故書曰
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徧亮可
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
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
嗣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
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

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與病到職
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有政績
卒於司徒西曹屬咸從父弟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祗
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職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
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
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
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
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
是復浸壞祗乃造沈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

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祥宮在
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
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
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
祗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顧
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
坐茂乃驚起駿旣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爲亂兵所
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新收付廷
尉祗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祗復啓曰昔

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
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維正皆如此
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勲當封郡公八
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
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爲東明
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聞奏稽留免官暮年遷光
祿勲復以公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爲行安西
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
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

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以疾倫遣御史與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傳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囧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

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祇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旣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立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

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祗以暴疾
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
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駁論
十餘萬言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
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國掾尚書即太子中舍
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為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
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
轉吏部郎又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冲
為嗣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

鏤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
選入侍講東宮為秘書丞沒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
司馬諳識朝儀常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
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為
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
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
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舊代毅為太守
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

事會死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何

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君復君臣之好何以故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得復為君臣之好帝從之秦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

匡惠帝世為護軍將軍

段灼字休然燉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
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
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艾本屯田掌犢
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
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
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
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及會受誅之後艾將
吏愚戇自共追艾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未嘗與謀而獨

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臣謂宜聽艾還葬歸其田宅繼
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
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
時宜言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
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
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
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
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連城開池為晉魯
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

通志卷之六 傳第六 四六
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大自可豫為制度使
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
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
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
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為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矣間者無故又
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
糅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
以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

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
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
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
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
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
遠不遺恩之謂也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
來久矣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
然身微官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頴
表陳五事其一曰任忠賢去不肖其二曰廣貢士之路

其二曰開養老之制其四曰申明信誓其五曰封樹同
姓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為張魯功曹勸魯降
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特物太守纘僑居河
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
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
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
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
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浦岳掾崔基等共

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
王澹將表殺造意者眾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
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荐於秘書
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
不能用河間王顥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
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
臣伏念適生長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
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
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踈廣洗馬舍人亦無鄭莊汲

黜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
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主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
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
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
應答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
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特重選
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
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
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

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官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
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
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
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
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
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
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
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
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歿事母以

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也方今天下多虞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賤無力仕官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闕寺恹恹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上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利

